

黎愚夫◎著
长篇小说

YISHOUGE
DE
GUSHI

一首歌的故事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黎愚夫◎著

YISHOUGE

DE

GUSHI

一首歌的故事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首歌的故事 / 黎愚夫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507-0894-5

I. ①一…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225号

一首歌的故事

Yishouge De Gushi

责任编辑:涂 俏
责任技编:蔡梅琴
责任校对:徐超先
装帧设计:思成致远

出版发行:海天出版社
地 址: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518033)
网 址: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印 刷: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40千
版 次:2014年0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01月第1次
定 价:3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物表

(按出场先后次序)

王永清	香港某大学音乐系主任
杨晓东	香港某大学新来的音乐系教授
彭如新	香港某大学音乐系应届毕业生
赵兰芬	香港某大学音乐系应届毕业生
黄若如	香港某大学音乐系应届毕业生
梁素梅	赵兰芬母亲，歌唱家
赵家才	梁素梅丈夫，赵兰芬继父
赵狄秋	赵家才父亲，台湾地区警察部门局长
张部长	台湾地区行政部门部长
张 妈	赵狄秋家女佣
李 妈	梁素梅家女佣
梁常青	梁素梅父亲，台湾某大学退休教授
陈 伯	台湾地区老渔民
陈大勇	陈伯儿子，渔民
王太太	王永清妻子
陈教授	内地退休音乐家
陈 薇	陈教授孙女，音乐学院学生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25
第三章	105
第四章	127
第五章	161
第六章	173
第七章	193
第八章	209



新来的教授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

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在中环市区中心、在尖沙咀热闹地带、在维多利亚海两岸、在山顶游览区以及其他游人集中的地方，都是人山人海，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节日欢乐的气氛。

全香港都在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忙着准备召开各种庆祝大会和进行各种迎接回归祖国的活动。

在香港某大学的大礼堂里。

礼堂里坐满了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他们和全香港市民一样，正在召开回归庆祝大会。不过，这次大会，他们除了为庆祝香港回归和雪洗百多年来民族积弱的耻辱表达心中的喜悦和自豪外，还为了庆祝他们借着香港回归的这股浪潮，排除障碍，冲破了该校历来拒绝聘请内地音乐家任教的铁网，首次从内地聘请著名音乐家到该大学音乐系任教，并郑重其事地把新来的内地音乐系教授向全体教职员和学生介绍。藉以说明，由于香港回归祖国，不仅香港人民摆脱了殖民地的枷锁，而且，音乐教师的队伍必然增加内地音乐家的力量，香港的音乐教育事业必然摆脱殖民地色彩，不断改革，不断向新的道路发展。所以，召开这次大会，就更加引起全音乐系师生员工的兴趣，来参加会议的人特别多，会场气氛显得特别热烈。

大会已开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了。音乐系主任王永清教授总结性发言，也已讲到召开这次大会最后的一项目的了。他讲完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意义后，就转向新来的教授杨晓东微笑着望了一下，继续说道：

“……我们召开这次大会的最后一项目的，就是要介绍新近从内地

聘请来音乐系任教的杨晓东教授跟大家认识。杨教授原是台湾人，大学以前在台湾学习。大学毕业后，一直都在内地深造、任教，对我国的音乐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家。他这次能来我们大学音乐系任教，对我校的音乐教学一定能带来新的变化。杨教授在学生时代就是参加音乐系毕业生公开汇报音乐会演出的积极分子；成名后，在音乐教学上也是不断学习和不断改革。我们这次大会克服了脱离社会的陋习，通过了每年举办一次毕业生公开汇报音乐会的决定，向社会公开演出，让毕业生的音乐会走向社会，由社会监督、检查、评价，以便提高毕业生音乐会的水平，这就是根据杨教授的建议安排的。为了发挥演唱者的专长，发掘更多、更好的演唱人才，根据杨教授的意见，愿意参加音乐会演出的人可以自由报名，节目范围也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为了表示对杨教授的支持，我们要求报名的演唱者和演唱节目一定是高质量、高水平的。我们相信，通过这类音乐文化的交流、改革，我们的音乐水平一定会不断提高的。”

王永清停了停，环顾因他的宣布而引起的热烈的掌声和骚动的会场，然后提高嗓音，放慢语速说道：

“现在，介绍杨晓东教授和大家认识。”

他说罢，便转向坐在舞台中间的椅子上的杨晓东，有礼貌地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声：

“请！”

杨晓东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这一天，他穿着一套半旧的蓝色西装，剪得短短的头发也没有梳饰，有点乱。他是一个不愿跟风随俗、具有独特思想、带点执拗性格的人。他站起来，因为不习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被别人赞扬，感到很拘束，便很不自在地向台下的人点头、鞠躬，然后谦虚地说道：

“王主任过奖。以后请大家指教。”

他说罢，为难地不知道坐下去好还是站着好，显得很不自在、很尴尬。看得出，他是不善辞令，更不善应付在这种公开场合被人夸奖的人。

王永清看见杨晓东拘谨和不知所措的样子，不觉心里暗暗地笑着想

道：“现在已经是著名的音乐家了，可在这种场合还是像过去那样傻里傻气的应付不了，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无奈地耸耸肩膀，好像很了解杨晓东这时的心情，故意给对方解围似的，轻轻地笑了一下，赶快转向会场，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把声调拉长，大声说道：

“现在散会！”

参加大会的教职员和学生，听见王永清宣布散会了，也只好随着潮水似的人流，从大礼堂里向出口涌去。他们虽然不住地转回头来向舞台上望着，好像拘束地、很不自在地站在舞台上的杨晓东很吸引他们，很想多看几眼，希望王永清多说一些情况似的。但是，参加大会的人实在太多了，后面的人不停地向前面推上来，前面的人只好随着人流向外面走去。

二

参加大会的音乐系应届毕业生彭如新，随着人群走出大礼堂门口后，看见走在前面的一位同系女同学便赶上前去，故意和她并肩走在一起，装得很亲密的样子，对这女同学问道：

“赵兰芬，你觉得这次大会开得怎么样？”

“当然是开得很好啦。庆祝国家收回香港，雪洗民族耻辱，学校聘请内地教授任教，消除对内地学者、教授的歧视。听说，新来的教授，在教学上又是改革派，可以说明音乐系开始消除殖民地教育的影响。这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难道你看不见那么多人参加大会，气氛那么热烈吗？”赵兰芬看见走在她旁边和她说话的人是彭如新，便用有点反感的、带点教训的口气说道。

赵兰芬也是音乐系的应届毕业生。一个身材瘦长、眉目清秀、年约二十三岁的姑娘。她脑后扎着一条好像马尾一样翘起来的辫子，配上一条旧的牛仔裤和一件中袖窄腰衬衫，让人望去就觉得既不古板，也不新



潮。除了给人甜美的感觉外，也反映出新时代女青年的时代气息。

“不错，大会倒是真的开得很好。”彭如新顺着赵兰芬的语气说道，（他又故意走近赵兰芬，和她并肩走着。）“不过，我看新来的那位杨教授土里土气的，一定不会怎么样。”

赵兰芬听彭如新这么说，就转过头来望了他一下。看见他身材高大，倒有点男人的味儿。但是，又见他一头披肩的长发，身穿一套镶着花边的新潮西装，脚穿一双高底皮鞋，油头粉面，完全是一副当时时尚的花花公子打扮，还有点男女不分的样子。便带着讥讽的口气轻蔑地说道：

“按照你这样说，土里土气的就不怎么样。可是，你这样洋里洋气、不伦不类的倒真的不怎么样呀！”

彭如新下意识地打量自己一下，有意自我得意地说道：“是的，我是不怎么样。但是，至少我是有型有款的，是时代的象征，还不忧吃喝享乐呢！你看！”他说罢，就用手指向自己，挺起身来，转来转去，让赵兰芬观看。

赵兰芬只向他撇撇嘴，轻蔑地扬着头，只顾自己向前走去，有意不想再理会他。

不过，彭如新又紧追上来，讨好地说道：“不过有一点我对杨教授是欣赏的。”

“这话怎么说？”赵兰芬只好放慢脚步，好奇地问道。

彭如新看见赵兰芬放慢脚步，便赶快说道：“过去音乐系举办什么音乐会，我们总是选代表参加的。你知道我的音乐水平，没有一样有突出的表现。当然没有我的份儿。可是，这次却根据杨教授的意见，自由报名参加，那我倒可以参加演唱，出一次风头了。”

“你想参加音乐会演唱节目？”赵兰芬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彭如新回答道：“是的。我起码也是音乐系毕业生，加上我身上这一套超时代打扮，有型有款，本来就够有名气了。”他自己打量着他那一身新潮打扮，显得很得意的样子。“不过，我到底水平不高，作为学生，好像还是缺少一样东西似的。”他好像也感觉到：作为毕业学生，学习成绩差、水平低也是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我想参加演唱会，出一下风头，

那大家对我的看法就不同了。”

赵兰芬明白了他的用意后说道：“可是像你这样的水平，别人欢迎吗？王主任不是说，演唱会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吗？”

彭如新赶快说道：“这就要看你不能帮一次忙了。”

赵兰芬奇怪地问道：“要我帮你忙？”

彭如新：“是的。我有一个想法：同你合作，你演唱，我伴奏。你的演唱是一流的，全校有名，未毕业已有女歌唱家之称。我能为你伴奏，那我的名气自然就跟着你响起来了。”

赵兰芬明白彭如新的意思后，突然大笑起来。她笑到弯了腰，几乎透不过气来。她停了一会儿，等透口气后，才直起腰来，轻蔑地说道：

“彭如新，你有没有想过，像你这样的水平，同你合作，那我的名气不是都给你毁了吗？”

彭如新：“那你是不肯赏面了？”

赵兰芬：“你别做梦。我决定和黄若如合作。我独唱，他伴奏。你知道，他的钢琴弹得很好，全校第一名。”她说罢，就不再理会彭如新，只加快脚步离开人群，去找刚才提到的黄若如去了。

“赵兰芬，赵兰芬！”彭如新不甘心地追了几步，在后面叫道。他看见赵兰芬不再理他，便只好站住，低声骂了一句：“嘿，黄若如，黄若如，能弹好钢琴有什么了不起？我弹钢琴比不上他，可生活却好过他不知多少倍！”

但是，他说罢，看见赵兰芬已离开他好远，便只好无奈地独自走开了。

三

赵兰芬和黄若如手挽着手，亲昵地在校园里的林荫道上慢慢地走着。

黄若如也是音乐系的应届毕业生，一个身材高大、脸部还带点稚气的

二十几岁的青年。

这时已是黄昏时候，太阳已落到大学校园背后的山顶后面了。但是，它却好像作最后的挣扎似的，还把那夕阳的红光，从山顶的后面射向天空，把山顶、山后的海湾都染红了。

此刻的大学校园也已充满了黄昏的景色。白天里那种热烘烘的、充满朝气的气氛渐渐不见了，学生们从校园的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走出校门。有些人开着汽车，有些人步行；有三五成群的，也有孤单一人的；有急急忙忙的，也有低着头漫步的。校园里的人渐渐少了。在林荫道上，除了很少一些因事没有离开校园的行人和停在路边的几辆汽车以外，整个校园已显出一片宁静的、有点静悄悄的景象了。

赵兰芬和黄若如走到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旁边，背靠车门站着。

赵兰芬：“若如，我们既然报名合作参加音乐会演唱了，那你为什么总不到我家找我练习呢？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黄若如：“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我只是看见彭如新常常去找你，我就不去了。”

赵兰芬一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她接着说道：“你真傻，他来找我，难道我这么大的女孩子要将他赶走吗？你难道不会也像他那样天天来找我？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了？”她含情脉脉地望着黄若如，并且用肩膀撞了他一下，问道。

黄若如心里有点紧张，赶快答道：“不是。”他说罢，又把身子靠近她一点，一只手紧紧抓着她的手。不需要说话，他心里要说的话从这一动作中已经传给她了。

赵兰芬：“那你好久没有到我家里去了，我妈很惦着你呢！今晚到我家里吃饭，然后练习我们演唱的歌曲。我们要抓紧练习呀！听说那新来的杨教授要求很严的。”

黄若如：“是的。我倒很喜欢他的样子，很随便的。”他突然好像告诉她一件秘密事情似的，趋近她：“听说现在他还是独身的呢！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赵兰芬：“他是教授，样子也挺英俊、魁梧，很有男人的味儿。我就

不相信他没有爱过一个女人，或者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

黄若如：“听说是他不愿意结婚的。”

赵兰芬：“那就怪了。现在很多男人，年纪轻轻就拼命找对象。可他这么大年纪还不想结婚，那是为什么？”

“听说他爱过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后来那女人和别人结婚了，他就不再想结婚了。”黄若如解释说。

赵兰芬：“那他真傻。那么多女人，他不会再找？”

“我觉得他很值得同情、尊敬，爱情专一么！”黄若如认真地说道。

赵兰芬深情地望了他一下，故意逗他说道：“那么，假如我不爱你了，你以后结不结婚呢？”

黄若如愣了一下，想了想，然后认真地说道：“我也会像他那样不再结婚的。”

赵兰芬一听就咯咯地笑起来。她向他靠近一点，并且迅速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说道：“你真是大傻瓜。现在，为一个女人一辈子不娶老婆的男人已经绝种了。”

但是，黄若如却认真地低声说道：“是真的！我不骗你！”

“我才不相信。”赵兰芬仍然想逗他。但是，她说罢却情不自禁地紧紧靠着他，又在他的脸蛋上吻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傻得可爱。

黄若如也感觉到有一股热流从赵兰芬的身上传过来，他大胆地将她抱得紧紧的。这时候，在他们的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蜜滋味。

校园里的路灯，此时突然亮了起来。原来还停在校园里的几辆小汽车，也相继向校园外面驶去。

赵兰芬：“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我妈会等我们的。”

黄若如点头。

赵兰芬开动汽车。汽车驶出学校大门，一阵风似的向回家的方向驶去。

四

赵兰芬和黄若如坐的汽车在半山区赵兰芬家的院子里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靠近马路有小花园的豪华住宅。铁艺制作的围墙，小院子里长满青草，树木成荫，花卉争艳。因为这个地方是高尚住宅区，没有商业活动，没有娱乐场所，距离市中心较远，来往的车辆很少。特别是进入夜晚后，道路上除了约会的情人，慢慢散步谈情说爱以外，周围静悄悄的。在这个嘈杂、空气污浊、各种活动不分昼夜的热闹城市里，这个环境给人特别清静、悠闲、空气新鲜的感觉，居住在这里的人如果不富就贵了。

赵兰芬和黄若如走下汽车后，手挽着手向住宅里面的大门走去。一阵阵主题歌旋律的钢琴声从房子里面传出来。因为他们渐渐走近房子，钢琴声也由远渐近，由弱渐强。

赵兰芬打开大门，和黄若如一起走进住宅的客厅里去。

这是布置得非常高尚、优雅但却很朴素的家。在宽敞的客厅墙壁上挂着几幅名家的字画。梳妆台、茶几以及其他的各类家具都摆放得很整齐、很适合地方。在客厅的另一个角落没有门的书房里，摆放着一架半旧的钢琴，配着一些必需的却又不是庸俗的装饰品，使人看去就感觉到，住在这房子里的主人，不会只是简单地过着豪华的、富有的物质生活的庸俗市侩。

赵兰芬和黄若如走进来的时候，赵兰芬的母亲梁素梅正在弹钢琴。优美的主题歌旋律的钢琴声，就是从这架钢琴上传出来的。

梁素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身材苗条瘦长，脸孔漂亮，打扮朴素。这一天，她穿着普通的半旧旗袍，隐约看得见已有几根银丝的头发向上结扎起来。在瘦削的脸孔上，那双眉头间露出来的一缕忧愁，使人看去都会想象得到，在她内心的深处一定埋藏着什么悲伤的故事。

“妈！”

“伯母！”

赵兰芬和黄若如走进来后便齐声叫道。

梁素梅看见他们二人，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她停止了弹琴，起身走到客厅的一张沙发处便坐下去，然后指着旁边的沙发，说道：

“你们坐吧。”接着又问道：“若如，为什么这么久才到我这里来呀！”

黄若如好像有难言之隐似的，支吾地回答道：“我……我最近功课很忙。”

赵兰芬听他这么说，知道他是说谎。她是知道他为什么不到她家里来的，便故意揭穿他，说道：

“妈，您别相信他。他的功课是全班最好的，而且，毕业班已没有功课了。”

“那是不是跟兰芬吵架了？”梁素梅笑着问道。

“没有。”黄若如有点紧张地赶忙说道。

“那倒是真的。他可不敢跟我吵架的。”赵兰芬还是笑着说道。

“那是为什么呢？你不想到我这里来？”梁素梅又问道。

“他看见彭如新常来我们家，他就不来了。”赵兰芬替黄若如回答道。

“那你不喜欢兰芬？”梁素梅也开玩笑地问道。

“不是。”黄若如着急但又有点难为情地赶快说道。

“妈，他不仅喜欢我，而且还说，要是我不爱他，他就准备一辈子不结婚呢！”赵兰芬看见黄若如着急的样子，心里很高兴，便故意在母亲面前再逗他一下。

“我没有！”黄若如赶快分辩道。

“没有？那你对我说的话是假的？你骗我？”赵兰芬故意装得好像很生气的样子说道。

“不是！”黄若如更加着急地说道。

“这也不是，那也没有，那到底你哪些话是真的？”赵兰芬问道。

“我……”黄若如为难地望望梁素梅。在梁素梅面前他不知道怎样说好。

梁素梅很了解黄若如这时为难的心情，有意给他解围，便带点责备的口气对女儿说道：“你这孩子也是的，你总不能要男朋友在我面前说出他对你说的话呀！”接着她又转向黄若如，继续说道：“不过，说真的，你

喜欢她就应该常来呀。追求女孩子总不能要女孩子去找你呀！而且，你要是不来，她爸爸真的会把她嫁给彭如新的。”

“什么？他敢把我嫁给彭如新？我可不是任人摆布的！”赵兰芬轻蔑地说，“像彭如新这样的男人，我宁愿做一辈子尼姑也不会嫁给他。”

“若如，你听到没有？你要是不喜欢她，她也会做尼姑的！”梁素梅笑着对黄若如说道。

“伯母，以后我会常来的。而且，我和兰芬每天还要一起排演节目呢！”黄若如老实地说道。

“排演什么节目？”梁素梅好奇地问道。

“学校抓住我国收回香港的机会，进行改革，从内地聘请著名的音乐家来学校任教。最近就要举办一次毕业生汇报音乐会，向社会公开演出。我和黄若如合作，准备了一首歌曲呢！”赵兰芬照直说道。

“是毕业生向社会公开演出的音乐会？”在脑海里突然觉得好像有过这样的概念似的，梁素梅好奇地问道。

“是的。这次音乐会是根据从内地新来的杨教授意见举办的。杨教授要求很严，演出一定要高质量、高水平。我们担心只在学校练习时间不够，所以每天都要在我们家里练习一次。”赵兰芬继续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母亲。

“那你们准备演唱什么歌曲呢？”梁素梅显然感到很有兴趣地问道。

“就是您常常弹唱的那首《故乡抒情》。我唱，若如钢琴伴奏。”赵兰芬说道。

梁素梅一听似有所感地说道：“你们为什么选这首歌呢？这是一首很旧的歌，而且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没有人知道的。”

赵兰芬：“我们很喜欢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很旧的歌，但是，听起来还是充满时代气息的。您听！”她说罢，便随口哼出这首歌的一些她熟悉的歌词：

我站在阿里山的山顶上，
眺望着遥远的地方。